

第九冊

卷十三

序

卷十四

說

箴

贊

解

論

馮少墟集

伍



馮少墟集卷十三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序

濂洛文抄序

夫道一而已矣三代以前以理學為文章故六經四子之書為萬世文字之祖三代以後信理學者或天資筆力不能為文章而能文章者或恃才傲世不肯信理學此理學文章所以分而為二也是分而為二者乃能文者不信學之過

豈理學之過哉或謂宋人講學而文章遂不逮
古不知唐人不講學而文章不如漢漢人不講
學而文章又不如秦又不如左國何也六經四
子之書純是理學而文章又非秦漢左國之所
能及又何也此理甚明正坐學者未之講耳宋
儒如濂洛諸子之文無論發理精微直接唐虞
鄒魯之統卽文章筆力亦自卓爾不羣鳳翔張
心虞氏慨世之能文而不信學者衆且併其所
為文者亦非也因刻濂洛文抄以救之嗚呼學

者讀此而有悟則理學文章庶幾可合而為一
矣

明道先生集抄序

二程先生之學得之濂溪而朱文公謂河南程
氏兩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何也太極
通書洩千載不傳之秘文公亟贊之豈其不足
于濂溪蓋濂溪精于學而不大講至聚徒講學
大開吾道之門則自二程先生始耳講學創自
孔子至孟子而益盛自孟子沒而佛氏之徒登

壇說法動逾千人而天下靡然向風吾黨之士
反逡巡畏縮而不敢言千餘年間無論甚識者
卽有志者亦茫無所適向使濂溪之後無二先
生之講則濂溪之學孰知之而孰傳之先王之
道亦岌岌乎危矣幸二先生排羣議而挺然獨
任由是佛氏之講始覺漸息吾黨之士始有依
皈而孔孟以來相傳不絕如綫之一脉始有所
藉以復振中興之功比于開創猗歟偉矣故曰
自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

也鳳翔張心虞氏擁北澶州澶乃明道先生過
化之地因刻明道集抄以訓多士頃寄余命弁
一言余因發明先生接孟氏之傳之旨以解古
今之惑若先生之學如識仁如定性如仁者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如以佛氏為正路之秦蕪聖
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之類雖聖人不
過如此說今具載編中無俟余論惟是識仁所
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先生明言心懈則有防
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

自明安待窮索而近世學者不論心之懈不懈
理之明不明而動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以為
玄妙是中佛氏之毒而借先生以自解者也嗚
呼論本體則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如不忍齧棘
不恐入井當下便是何須防檢何須窮索論功
夫則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敢謂心不懈也
而不防檢義理無窮終身學之不盡敢謂理已
明也而不窮索不窮索則不能識不防檢則不
能存故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識得此

理以誠敬存之則本體功夫一齊俱到此先生
之學所以為大也若憚于用功而第曰不須防
檢不須窮索本體如是如是則益失先生意矣
心虞固體驗先生之學而有得者也不知以余
言為然否

關學編序

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
有宋橫渠張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學臯比勇
撤聖道中天先生之言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

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可謂自道
矣當時執經滿座多所興起如藍田武功三水
名為尤著至于勝國是乾坤何等時也而奉元
諸儒猶力為撐持頃吹篳和濟濟雖雖橫渠遺
風將絕復續天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也哉迨
我皇明益隆斯道化理熙洽真儒輩出臯蘭
翊起厥力尤躋璞玉渾金精光含斂令人有有
餘不盡之思鳳翔以經術教授鄉里真有先進
遺風小泉不繇文字超悟于行伍之中亦足奇

矣司徒步趨文清允稱高弟在中顯思履繩蹈
矩之苑靡他至于康僖上承庭訓下啟光祿而
光祿與宗伯司馬金石相宣鈞天並奏一時學
者歛然嚮風而關中之學益大顯明于天下若
夫集諸儒之大成而直接橫渠之傳則宗伯尤
為獨步者也宗伯門人幾徧海內而梓里惟工
部為速肖元善篤信文成毀譽得失屹不能移
其真能致良知可知侍御直節精忠有光斯道
博士甘貧好學無愧藍田嗚呼盛矣學者頌仰

古今必折衷于孔氏諸君子之學雖錄入門戶各異造詣淺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詭于吾孔氏之道則一也余不肖私泚有日頃山中無事取諸君子行實僭為纂次題曰關學編聊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略云嗟夫諸君子往矣程子不云乎堯舜其心至今在夫堯舜其心至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學者能誦詩讀書知人論世恍然見諸君子之心而因以自見其心則靈源濬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將旦莫遇之矣不然而徒品隲前哲庸曉口耳則雖起諸君子與之共晤一堂何益哉

思菴野錄序

明興當成弘間太和醲郁化理翔洽海內真儒於斯為盛若思菴薛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以存心為宗旨以求靜力行為功夫自少至老斤斤矩矱不少屑越故所著野錄皆從身心體驗中流出凡天地鬼神之與人倫物理之常靡不研窮究極而尤惓惓歸重于此心如曰學者第

一要心存心一有不存便與道畔又曰人心一靜萬理咸集又曰心之本體本無一物但有動則有物又曰心不可一時放下放下便與天地間隔與天地不相似諸如此語皆切近精實不詭于洙泗濂洛之旨讀書居業二錄而後未有也夫心學之傳肇自虞廷而孔子一生學問只在從心所欲不踰矩至孟子而發明心性更無餘蘊此萬世學者之準也自孟子歿而異端熾有佛氏者出而談心談性抗焉欲高出于吾儒

之上而心性二字為其所竊據由是為吾儒者遂絕口不敢談曰恐蹈佛氏之宗也以心性讓佛氏以事功節義文章歸吾儒心學晦蝕令人遺本體而驚作用自誤誤人歷漢唐五代幾千有餘年至宋儒出而心性之學始恢復吾儒之舊良足為千古一快而猶謂佛氏明心見性夫明心見性非吾儒不能而謂佛氏能乎哉彼所明者不過人心所見者不過氣質之性其于吾儒所云道心所云義理之性蓋茫乎未之有窺

也心學不講而曰我能學是後世枝葉之學豈
孔門根本之學哉先生孜孜學問而知歸重于
此心可謂知所本矣抑余于先生又有感焉周
廷芳先生由今日觀之固卓然有道儒者也由
當日觀之特一軍人耳而先生首執弟子禮師
事之懇而求教步趨惟謹卽此一念虛心所以
終身成就至此彼沾沾之士少有所得卽高其
舉趾傲世凌物不復求益視先生為何如昔楊
龜山旣登第始立雪程門朱晦翁同安任滿猶

徒步執贄延平古之大儒其作用原自不凡讀
先生語錄又當自先生虛心處求之可也吾關
中理學自橫渠後必推重高陵呂文簡公而文
簡公之學又得之先生關學淵源良有所自先
生著述甚富後屢罹地震多逸去先生六世孫
楹從余學近始得野錄三卷遺稿數首行實一
帙示余余稍爲訂正而先生外玄孫張翼明兵
憲捐俸殺青翼明之高誼楹之孝思均有足多
者則先生德入之深益可知也余讀先生野錄

因書此以識嚮往若先生履若行語在文簡公志及余關學編傳今俱刻行實中不復贅云

寓燕課錄序

孟子道性善其說蓋本之孔子大學止至善此復性體也性本至善惟不知止則其學蕩而無歸其究也無善之說且得以乘隙而肆其辨嗚呼弊也久矣鏡源涂公力承正學慨然以斯道為己任而獨揭大學知止二字為宗令學者當下直見性體可謂開關啓鑰直窺聖學之原矣

一日以寓燕課錄寄余山中余一一讀之不逆蓋公之言曰說至善則事物之本末始終皆在其中說知止即脩身之主意工夫一齊俱到又曰神莫神于止善實莫實于脩身止善脩身合為一語不是無生有不是有歸無允執厥中于此焉在若能實見得入路庶幾不差嗚呼精矣微矣至于以終日凜凜為洒落以一悟便了為悞人以偏于枯寂薄于倫常為釋氏之弊其峻學者之坊嚴儒佛之辨尤為懇至必如此而後

謂之脩身止善必如此而後謂之真能知止其
有功于聖學匪淺鮮矣或謂王文成言致良知
而公言知止何也不知文成之所謂良卽大學
之所謂善若言知不言善則必以虛見爲本體
言知不言止則必以浮泛爲功夫曰至善曰知
止則宗旨一定其學不至于蕩而無歸格致誠
正脩齊治平始有用力處亦始有得力處耳夫
是之謂歸根復命之學且旣知止于至善則釋
氏無善之說自無隙可乘將不攻而自破此公

單提知止二字所以大有功于後學也余交公
久見公中外建樹卓犖不羣其真能知止可知
頃公奉簡書開府榆陽榆陽士習雅稱朴茂
而公又以理學爲多士倡直指津梁興起斯文
儻榆陽多士勃然知有學問之風則公之有造
我三秦其功豈在禹下哉公所著書有隆砂證
學記儒學辨諸書與此互相發明合而觀之而
公知止之學益大嘗而無餘蘊矣

理學平譚序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明言性為何物而孟子解之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可見性不可言而言情始可見性耳是性也在天為太極在人為心極不藉聞見不假思議感于惻隱則能惻隱感于羞惡則能羞惡感于辭讓是非則能辭讓是非於穆不已生生無窮此造化之橐籥而生人之命脉也堯之執中舜之精一孔之一貫皆此志此物耳學者迷瞽本原支離口耳者毋論即號稱見解者又直

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當之如此是以突中烟當竈中火以山下之泉當天一之水也非孟氏意矣或曰如子之言得無離情言性自言而自悖之耶曰不然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謂復見天地之心則可謂復即天地之心則不可何也由烟可以識火而烟不可以當火因流可以涇源而流不可以當源復見天心情見性體此孔孟之宗而堯舜精一執中之說也且學者果能由此真見性體雖謂即烟即火即流即源亦

可也故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豈不妙哉嗚呼微矣余不佞雖久有志于此學
其于心性源頭尚覺茫然頃讀祥字李公理學
平譚而曠然若發蒙也公博採諸儒纂輯此書
洩太極河洛之秘闡執中一貫之旨千載性學
如日中天而猶退然自命其言曰平譚夫知平
之為竒則其為竒也大矣陽明先生不云千不
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夫直造先天
未畫則竒矣而曰不離日用常行抑又何平也
此平譚命名意也觀此而知公之所得精深闊
遠矣公不鄙不佞過訪山房屬余為序因書此
于簡端亦藉手請教之意云

呻吟語序

孔子論學一則曰何有于我二則曰何有于我
夫以孔子聖人而猶有未有所乎哉蓋道體無窮
惟有而不自以為有此孔子所以為真有此孔
子所以為至聖也若曰姑以示謙云爾則堯舜
其猶病諸孔子豈代堯舜謙邪病諸病字正堯

濠州集 卷三 序
舜脩己以敬處非孔子深知堯舜之心不能為
是語中州新吾呂先生理學大儒也其所著論
學語自題曰呻吟語蓋亦堯舜猶病意耳而或
者以為先生謙余以為惟其病病是以不病此
正先生之所為善學孔子也嘗慨世之學者無
所得者以無所得自阻既隘其萬物皆備之量
有所得者又以有所得自滿適障其一物不容
之體學之難言也久矣如先生稟超世之資抱
經世之才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而猶惓惓折節

于學問若無若虛不自滿假此其所得尚可以
津浹窺玆今觀是語論道理曲盡人情論人情
曲盡道理論本體不離工夫論工夫不離本體
不惟同志者讀之欣然痛快即素不信學者讀
之亦未有不翻然悔悟勃然興起者矣是語也
其關於世道人心不小余至多病辱先生不鄙
鍼砭有年自別先生久而余病且滋甚頃郡守
中宇張公捐捧刻先生語而屬余引其端余讀
先生語不翅得秦越人之秘方也今而後沉痾

或亦庶幾有瘳矣

認字測序

槐村先生吾關中躬行君子也先生幼承庭訓
潛心問學為孝廉時閉戶寡交載籍極博而聲
律字學尤為學士大夫所山斗其于紛華勢利
澹如也後謁選皖郡司李再遷地官郎督儲雁
門咸以廉平著聞亡何移疾歸徜徉林泉自吟
詠筆研外它無嗜好余小子時得執經問難乃
先生進而教之故每侍先生胸中訛吝十釋八

九戊子己丑余叨附先生冢嗣淑遠驥尾一日
淑遠出先生認字測三卷示余余受而讀之喟
然嘆曰思深哉道蓋在此乎非它泛泛著述者
可埒由是朝夕體驗不忍釋手時同館兄弟見
而竒之而一時京邸諸搢紳咸借鈔不給余欲
刻之不果頃余奉命觀風齊魯與同志論學間
因及此編咸謂當刻之以廣其傳乃舉而籌之
運判景君景君曰唯唯遂代為校讎付剞劂氏
先生著述甚富如槐村集字考啟蒙困言各若

馮少樞集 卷三 序
千卷淑遠業刻于家塾而此編尤先生所最得意者其立言之意詳在先生自序中余不具論論所以刻之之意如此先生有莫逆友為今岳守三峩李公公為孝廉時亦閉戶寡交月旦與先生並重所著有一中見物二編新吾呂公序而刻之余嘗謂先生此編當與李公二編並傳不朽蓋均于人心世道有裨益云嗚呼觀先生者觀此編其于先生生平問學思過半矣

丁未冬稿序

道學之傳肇自虞廷其功大矣而宰我賢夫子于堯舜何也蓋精一執中之說講學也第未揭其名則天下後世將視其言為帝王以天下相授受之言非人人可得私言者則此言自堯舜發亦自堯舜止矣故夫子不得已揭講學二字而天下後世始知精一執中之學人人皆可講而舍此別無入聖之路使堯舜其心至今在者誰之力也夫子賢于堯舜其功正在于此而或者不察猥云學不必講誤矣且自孟子後此學

絕響者千有餘年夫此千餘年間豈乏英雄豪傑可以爲堯爲舜者而或止以事功名止以節義名止以文章名而心性真儒竟爾寥寥豈不惜哉至濂洛關閩諸君子出始恢復鄒魯之業汲汲皇皇以講學爲已任而堯舜之道始燦然復明于世于此益信夫子之功果賢于堯舜遠也侍御少原余公自少潛心理學頃觀風百二侯代馮翊間著書七篇余讀之津津有味乎其言竊謂聖賢之學心學也心之不養而徒事于

枝葉間抑末矣故首論養心人同此心而或不能養卒至違禽獸不遠者無志也故論定志夫志定矣使不得孔顏樂處則苦難而中止者有之故論尋樂而世之學者又多誤以逍遙放達爲樂此老莊所以誤晉室之諸賢也故論老莊老莊之弊流而爲申韓而王安石假六藝以售申韓桑孔之計卒至禍國殃民而不可救藥則學術之偏害之也故論安石夫學術之偏莫甚于佛佛西夷人也以中國而從夷狄之教則春

秋嚴夷夏之防謂何故論華夷大防然學術始
于人心關於世道履霜堅冰毫釐千里此學之
不可不講也故以講學說終焉講則理明理明
則人心正邪說息而天下治不講則理晦理晦
則邪說熾人心壞而天下亂故曰學之不講是
吾憂也然則公七篇之作其亦有憂乎余蒙不
知學然亦從事有年三復斯語爽然自失矣邑
侯楊君愛是書剞劂以傳余惟關中同志近多
勃然興起而又得公此編倡率而鼓舞之則其
風當益盛其士習當益改觀私沾沾為桑梓喜
昔明道為鄜簿與橫渠相講切而秦俗大變至
今尸祝余愧非橫渠而得公為明道故不辭不
斐而為弁諸首

秦關全書序

藍田王秦關先生理學醇儒也其學以盡性無
欲為宗近裏著己甘貧苦節世共高之始余晤
先生於正學書院相與論格物論未發及太極
西銘之旨驕然有當於心今廿年往矣哲人既

逝吾將安從項先生冢嗣伯敬持先生著作若干種乞余訂正會余病不能細讀乃留伯敬數日命門人輩稍爲編次以歸之而以文簡公粹言及飛泉公語錄列於前見先生學問淵源所自其曰先師遺訓先君遺訓云者先生所自命也嗚呼世之降也學者各執所見自以爲是亡論庸庸者即高明之士往往借言超悟弁髦父師之訓而不恤此蓋漸染於異端喝佛罵祖之說而不自知者即此一念便得罪名教不小又

安在其爲超悟哉道荆榛而世江河病正坐此如先生惓惓遺訓是遵虎而後已今世豈數數見邪昔宋二程語錄雜出於當時諸弟子散漫不一後賴朱文公私淑表章以傳於世慈湖紀先訓娓娓數千言至今光耀簡冊見楊氏世德之盛先生此二編其繼晦翁慈湖而有得者哉其他諸錄要皆躬行心得之言足以羽翼聖真扶持名教非世之騁空譚而尠實用者可比編成總題曰秦關先生全書因識數言於首簡若

為熙熙曰秦關去主全書因熈熈言亦首簡若
并封各錄非世之觀空羈而熈實用者何以融
其出語疑要者限以心辨之言足以辟翼聖真
之益去主此二融其樂與徐慈勝而首辨者亦
去信數數樓十言至今出辨簡冊良辨為世辨
不一對賸未文公殊殊未章以對辨世慈勝也
良雅昔宋二跣語疑辨出亦當却語集于熈熈
收去主對對貴陪吳黃也而對子今世宣樓樓
安其其為跋對火直辨辨而世其何歲五坐此

事蓋辨熱世之不見錯而志為融舉目聚星
熈對未吳吾直之幸也若熈為纂室余今日
曰余自入關唯問書刻有否無日無今辨何
更部今晉學青羈翅公言及地志公如熱語余
公西纂今八十箱半封矣余殊裕熈之而不果
而不辨也故辨亦一同志兩蓋去晉學書文彙
古今書刻皆首志封余齋書五學書刻亦其志
五學書刻志

去主主平事行之精余限有軒茲不具論云

先生生平事行之詳余別有傳茲不具論云

正學書院志序

古今書院皆有志往余讀書正學書院求其志而不得近始得於一同志所蓋先督學唐文襄公所纂今八十餘年往矣余私欲續之而不果頃晤今督學青巖段公言及此志公欣然謂余曰余自入關卽問書院有志否僉曰無今從何處得來是吾道之幸也若續爲纂述寔余今日事遂慨然任之不月餘而志成綱舉目張星列

碁布眎舊志更爲精確於都哉正學書院當與白鹿嶽麓嵩陽睢陽四大書院並重宇內矣公一日造余山中屬余玄宴余惟學以正名別其與異端異也夫吾儒言心異端亦言心吾儒言性異端亦言性安所異而曰吾儒異端哉蓋性者心之生理非心之外別有所謂性也然心有入心有道心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如動心忍性之性性也有命焉之性皆指氣質言論氣質宣止有三品蓋有什伯千萬而無筭者故

曰恐曰不謂其詞嚴矣如見孺子而怵惕親
骸而顙泚不恐齧觶之牛不屑嘔蹴之食之類
皆指義理言論義理豈止無三品蓋無古無今
無聖無凡無有二者故曰善曰道一其詞何決
也此千古論性者之準也乃異端則不然直以
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
執捉在足運奔者為性而不以在見曰明在聞
曰聰在執捉曰恭在運奔曰重者為性是明以
生死之生為性而不以生理之生為性是專以

氣質言而不以義理言矣雖性載於形義理即
具于氣質第專以義理之性為主則即視即明
即聞即聰即執捉即恭即運奔即重從心所欲
自不踰矩此吾儒之論性所以大有功於世教
也若專以氣質之性為主則任目之視而不論
其明任耳之聞而不論其聰任手足之執捉運
奔而不論其恭與重則適已自便何所不為此
異端之論性所以大有禍于世教也夫論學而
至於心性亦精且微矣而卒至于禍世辨可不

嚴乎哉至于吾儒重綱常異端棄倫理吾儒以
天地萬物爲一體異端自私自利人人皆知其
非無庸緩頰矣嗚呼邪正不容並立正學明則
異端自息堯舜孔孟之道如日中天而人心世
道不復覩唐虞三代之盛吾不信也公中州人
伊洛淵源當有獨契此志之重脩也百年闕典
若有待于今日者繼往開來公之意良厚諸士
之講學于斯者尚相與重躬行毋徇口耳崇正
道毋惑異說則异日者與程張諸先生並俎豆

於茲豈直宮墻生色斯世斯文寔嘉賴之則於
公作志之意斯無負矣敢盡言以書於籍之端

桃岡日錄序

自昔聖賢論學不翅詳矣莫精于孟子大人不
失其赤子之心一語此千古聖學宗旨堯舜復
起不能易也學者若信此不及心術少差卽聞
見愈多事體愈熟去道愈遠矣或謂大人經綸
萬變過化存神赤子之心能之乎而猥以不失
爲大也不知心一耳用之于正則爲經綸爲神

化爲不失赤子之心用之于不正則爲機械爲
變詐爲失赤子之心非塊然如槁木死灰一無
所用而後謂之不失也武陵蔣道林先生蚤從
陽明甘泉二先生游倡道三楚其所錄論學語
甚具而尤惓惓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曰
劈初頭不失赤子之心便是聖胎如何得不失
須是戒慎恐懼又曰譬如果核一點生意投之
地便會長出根苗來這根苗便如赤子之心切
不要傷害他須是十分愛護及長到參天蔽日

千花萬實總只是元初根苗一點生意非別有
生意嗚呼先生之學可謂直透原本真得孟氏
之意矣其它如論慎獨論默識論天地萬物一
體種種名理皆發昔賢所未發其于所以不失
功夫尤爲深切明盡學者循此用功此心自可
保其不失又何患不爲大人耶後世學術龐雜
議論偏詖不知學者無論卽知學者往往舍功
夫而專談赤子之心則失之玄虛舍赤子之心
而專談功夫則失之支離心學幾爲晦蝕自先

生此錄出彼玄虛支離之說見現自消矣其羽翼吾道功豈小哉吾邑侯楊修齡公先生里人也尊甫中行先生私淑先生而有得校梓先生日錄以公同志此其意甚盛邑侯力承正學政聲藉甚一時而有子嗣昌弱冠舉孝廉温温若處子父子祖孫家庭相為師友讀茲刻知學問淵源遠矣

砭已名言序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解

之曰舜舍已回克已此其所以有為若是云夫已一耳舍者誰舍克者誰克皆由已也故已不知舍已不知克者不謂之真已已非真已則已病已病而不砭則為仁由已之謂何此憲周張公有砭已名言之編也編中分類有三曰心曰言曰行夫有心病則有心砭有言病則有言砭有行病則有行砭要之言行之病生于心心之病又生于已砭已則心病瘳而言行之病亦瘳故薛文清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已而編

中反覆論此意獨詳意可知也孔門論仁其言不一而足而克己之說何獨于回發之舜大聖人而孟子稱之何以止曰舍己此正天地萬物一體之意秦漢以來明此意者少故程明道不得己直洩其秘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蓋自此言出而舍己克己之旨益大望而無餘蘊矣然後世學者猶不免于分形骸生彼此即一體之中耳目手足且多隔闕而不通又何論天地萬物揆厥病根豈非己之一字為之乎砭己

者砭己之己也砭己之己而後真己見真己見而又何心病言病行病之與有或謂如此則三砭不既多乎意是不然蓋己一而已之病百故古人因病立方循方治病雖條分臚列未易更僕摠之皆為己病而設使人人而太和元氣也雖盧扁杜口可也繇斯以觀公三砭之作豈得已哉余昨與公共事畿輔見公諸凡注厝卓有天地萬物一體之意既而讀此編乃知公學問淵源蓋有所自若公者誠可謂得真己者矣余

至不肖自獲交于公而心與言行之病亦藉以少砭也故喜而直述其所欲言者以附于末簡

東遊稿序

始余讀孟子至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心甚壯之恨不獲旦夕一至其地而躋其巔又見世人多香火奔謁於二氏之宮雖數千里不憚遠至孔林孔廟近在曲阜而竟無有一人香火奔謁也者心甚恠之又恨不得旦夕一至其地而升其堂由是心馳宮牆神遊泰岱蓋三十年於茲

矣歲乙未行部至東雖於地方無所裨益然得藉以少酬夙願豈非生平一大幸哉自夏五至歲杪得雜著若干篇雖亦有京途所作命曰東遊稿盖用以識不忘云至於進諸生講業齊魯之都所著有訂士編東昌王太守業已序刻茲不具論嗚呼聖道在心不在迹學聖人者亦求諸心焉足矣苟不能自得於心而徒曰宗廟百官如此乎富且美也登東登泰如此乎小魯小天下也則遊宮牆登泰岱者其人豈尠哉何希

聖者竟寥寥也陽明先生不云乎箇箇人心有仲尼知此則余以酬夙願爲大幸亦淺乎覩矣况區區文辭乎哉是余之以東遊名稿也蓋亦徇迹之見也

劉氏族約序

夫世道之日趨于薄也如江河之不可返此蓋有激之談非定論也孟子道性善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人旣皆可以爲堯舜世豈不皆可以爲唐虞特患無砥中流而迴狂瀾者其人耳使

得其人則返薄歸厚直旦莫遇之矣郡丞劉孟直氏青門望族也孟直解組歸來惓惓以聯屬族人爲第一義所著有族約酌古準今言簡意盡行未兩朞闔族之人瞿然顧化嗚呼此詎可以聲音咲貌得耶先是余與孟直講學寶慶寺嘗以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爲堯舜兩言爲同志丁寧而或者猶覺疑而不信今觀劉氏族人而嚮之疑者信信者且堅矣彼謂世道之日趨于薄如江河之不可返明知其非而諉之于無可

漁少知集 卷三 序
柰何自誤誤人可勝道哉悲夫學之不講一至
于斯也孟直為此約蓋從學問中來非區區以
文具相約束者吾願劉氏族入從茲尊信此學
而講明之則由其約而悟其所以約此約可常
行而不替庶不負孟直惓惓至意不然第以文
具眎之則世之爲族約者不少也而能遵約者
幾人哉非孟直意矣

疑思錄序

余自壬辰請告杜門謝客足未踰閩者三年自

藥暴外惟以讀書遣懷無它營也間有二三同
志及伯兄月夜過存相與講孔曾思孟之學辨
析疑義嘗至漏分或撫琴一曲或歌詩數首始
別蓋忘其身之病而亦忘其寒暑之屢更也居
恒多暇乃取所辨析者口授兒康年劄記之鍼
砭韋弦聊以自勗歲月積久不覺成帙要之遺
忘不及記者尚多此特存什一于千百云耳一
日爲友人蕭輝之携去越數日輝之詣余曰吾
子用心誠勤矣第聖賢精義不知果如斯否恐

其中又未必無可疑者余當爲子編次之以就
正于海內同志之士余曰唯唯編成題曰疑思
錄蓋取九思中疑思問意耳嗚呼吾斯之未能
疑錄中業已言之矣同志不遺幸教我焉

辨學錄序

孔子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夫學問思行
學已賅是矣猶必明辨云者謂不如此譬之適
越而北其轅彌學彌遠彌行彌差矣乙巳秋鳳
翔張心虞孝廉訪余山房而二三門人聞心虞

至亦多朝夕過從共談心性之學秋涼夜靜語
話偏長別後因錄其相與發明者得八十一章
雖下學上達之旨不敢謂得一貫真傳而吾儒
異端之辨或亦可以俟後聖于不惑耳夫以余
之闇汶曾何足與聞斯道而一得之愚得之朋
友講習者爲多于是益信明辨之功其益果大
而曩所稱弗明弗措原非有心弗措辨至此雖
欲措焉不能也于是題其篇曰辨學錄

馮氏家乘序

萬曆丙午余爲余族譜而先世之載多散逸不傳族長老又莫能悉嘗仰天太息曰嗟哉悲乎余小子將安所徵焉祀宋之事孔子傷之爲文獻不足故也夫當吾世而使先世之載散逸不傳繼述之謂何於是謀諸伯氏敬吾哀輯家塾所藏誥勅及志傳諸遺文得僅存者若干篇彙次成帙題曰馮氏家乘爰付殺青公諸族衆庶使後之子孫有所藉以考證云嗚呼嘗見士大夫家子孫蕩費者無論即號稱能守者往往經

營產業善逐什一之利至問及先世志文曰無有也問及先世試錄曰無有也如此又何論他藏書哉此其人與蕩費何異夫子孫而曰能守亦賢矣豈其智不及此意若曰是皆故締無用者耳不知子孫之賢不肖正辨於此不專在產業盛衰間論也嗚呼先大夫歿爲時未遠也而今諸籍且多不可考矧後世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百爾後昆凡有所得尚續爲增補毋徒以故締視之重余不肖之罪可也

馮氏族譜序

馮從吾曰夫國有史夫家有譜古人家譜之作蓋自親親一念生也後世眎為文具失作者意矣吾族故無譜先君嘗有志而歿余欲成先志而未敢自專廼謀之伯兄敬吾兄曰子其任之嗚乎余嘗讀蘇氏譜歎世人賤而後貴者耻言其先為之咨嗟太息者久之夫為人父祖者孰不願子孫貴顯以光大厥闕比子孫貴顯矣反耻言其先如此則為人父祖者又奚願有此子

孫哉則不孝莫大乎是世之作譜者率多僭托遠胄誇耀失實此其心亦母乃耻言其先意歟譜如畫工寫真要之取其肖而止令後世子孫以是彷彿先人云耳不問文也從吾何敢以不文不勉成先君之志夫叙事必有所由從作例義第一合族辨世源流于源譜之大者作世系第二然名行不可無紀也有可傳則傳之用以發揚幽光作世傳第三國史紀外戚夫家豈有異焉作外傳第四述往昭來用垂觀省之義又

馮少知集 卷三 序
安可無訓也作譜訓第五凡五篇

游秦小草序

顧生用晦中吳奇士也項侍其尊人如秦執贄從余學所著有游秦小草其詩文業已升堂而齊蔽矣且冲襟春藹道味襲人若不能爲詩文也者余心益異之一日謂余曰士君子爲學自有向上一着雕蟲小技壯夫爲之乎欲焚其所爲詩文而顯精于理學余喜曰子欲焚所爲詩文則詩文不必焚也且所謂理學者非外庸行

而別求聖解也如能詩文者不以詩文自滿不以詩文驕人不以詩文騁離經叛道之語若無若虛成象成交天下理學莫大于是矣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迨天未雨徹彼桑土孔子不亟稱爲知道哉詩文何妨于理學而必于焚之也三百篇多發理之談故爲萬世詩人之祖漢魏以後人爭工于詞而不求精于理夫詞何可不工也而必于伸詞以詘理甚且倡爲詩不關理之說則誤矣詩文理學分而爲二彼蓋徒知以切

磋琢磨爲說理而不知鳶飛魚躍尤爲說理之妙也吾方望自子超漢魏盛唐而直追三百篇使分者合而爲一一撤千載詩人之障也子又何以焚爲哉用晦將歸請余一言爲玄晏昔楊中立將別二程歸明道先生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後果大闡伊洛之學于東南一再傳得朱元晦集諸子之大成爲宋儒冠冕而感興二十首與風雅並傳樹詞林赤幟明道之言若持左券不爽今東南諸儒稱盛一時又非昔日比而

子之歸也能倡明而鼓吹之則人將稱子爲今之中立而余亦竊比明道之知言也豈不休哉用晦憮然曰命之矣因書此與子訂千古之盟
理言什一序

聖賢之學理學也六經四書淵淵理窟粹乎弗可選矣宋濂洛關閩以及國朝河津諸儒語錄雖言人人殊大要羽翼六經梯航萬世鄒魯以來此爲嫡傳蒲阪張知一先生讀之會心爰採精語纂爲八篇仍以己意各論著于後而諸儒

之旨益大營而無餘卷凡內外二摠題曰理言
什一什一云者志謙也余從先生伯子去浮氏
得卒業焉而知先生之于理學深也夫世之學
者支離口耳者多炫聞見以爲竒而溺志異端
者又借虛無以爲高兩家遞勝而孔鐸絕響識
者憂之今觀原生證性之說而知非支離于口
耳又觀定趨歸是之說而知非溺志于虛無藉
諸儒理言發自家獨得此先生之心所以爲大
而先生之學所以不可及也余數年前亦有此

志曾以所標六目舉似去浮去浮然之今得此
寔獲我心余亦可以無言矣近日士大夫亦多
有類輯古今名言以傳者自淑淑人意非不善
第多採老莊諸子及國策新語諸書與宋儒並
列甚或有割裂佛經道藏文字附于中者嗚呼
老莊異端非學之尤國策機械變詐之首世說
新語又放縱恣肆之嚆矢若不察而槩收之無
論玉石雜陳鄭雅迭奏竊恐讀者未必受宋儒
之益而先已受機變放肆之損世道人心安所

馬少功集 卷三 序
稅駕余爲此懼方欲刪訂之而未能今得此編
可以折衷羣言而歸之正矣匪直明理且也衛
道先生之功顧不偉哉聞先生尊人雲遊滇蜀
久幾音耗先生徒步踪訪嘗仰天大哭曰不得
吾父誓不歸矣三易寒暄跋涉數萬里竟遇于
蜀逆旅中扶掖而歸此其事甚竒蓋先生一念
精誠所格非偶而已也先生蚤慕黃老後悟理
氣合一之說一變至道河津而後如先生者指
豈多儂先生物河東曹真予氏志其墓稱先生
有邁人之學識真予深于理者也其言當不虛
去浮署諭華陰今春余與去浮及諸同志講學
太華書院瀕別索余弁言余惟去浮今之程朱
先生蓋大中章齋其人也家學淵源余方羨慕
之又安能贊一辭聊書此以報去浮以附于知
人論世之義

呂涇野先生語錄序

夫講學創自孔子至孟子沒而失傳中興于宋
而禁于宋宋之不競奚惑焉洪惟我

二祖開基崇儒重道以講學為令甲舉宋儒所
講者一一見之行事說者謂 國朝為乾坤一
小開闢詎不信然泰運登闕真儒蔚起而正嘉
間我關中涇野呂先生允海內學者所宗為山
斗云先生語錄言言皆自躬行心得中流出最
透悟最精實真可與西銘正蒙並傳不朽者其
有功斯道不淺余自髫年先大夫命之讀即知
嗜好久而彌篤自此緝散墨渝不離于手第原
錄歲久板且漫漶因僭為訂正分若干卷而以

先生傳附于後燦然成一完錄矣舊名內篇今
更題曰涇野先生語錄志實也余久欲公諸同
志而力未逮今秋按臺東郊畢公訪余山房因
言及先生語錄慨然鋟梓以廣其傳而屬余引
其端公為朱晦翁里人學有淵源而尤揭不遠
復三字為宗公于先生可稱千載知己余不肖
愧不知學先是方伯靜峰汪公邑侯脩齡楊公
倡諸公為余建關中書院公甫下車即捐俸為
書院置公田一時同志愈益興起至如請增解

額請罷榷稅善政覩縷造福秦人士無量是秦人士實受公講學之益矣彼謂學不必講者是原無心于百姓者又何恠哉 國朝理學甚盛而從祀 孔廟者僅僅四先生議祀典者僉以先生未獲從祀為缺典公今刻此錄表章先哲風勵後學其意甚盛讀先生語錄者尚求之躬行心得如錄中所稱甘貧改過云云庶遠不負先生近不負我公殺青之意其翊我 國家一代文明之運又寧有紀極哉願與同志共勉之母讓

薛文清先生全書序

我 國朝從祀四先生咸真修實悟有光聖門而文清薛先生崛起永宣之際於吾道尤有草昧功蓋一代理學大儒也所著讀書錄業已家傳戶誦矣而文集人多未之見且白沙敬齋陽明三先生俱有全書行世而先生獨無真為缺典頃侍御沁水張公為先生鄉人移書方伯會稽王公大叅蒲阪王公梓先生全書甚盛舉也

梓且成張公不以余為不知學而命余一言余
惟先生之學以復性為宗旨以主敬為功夫誠
得鄒魯嫡傳無容游贊而或者以先生與敬齋
為觴重修以白沙陽明為觴重悟不知離悟言
修非真修也離修言悟非真悟也今觀先生生
平操修可貫金石而質鬼神其議論著述平正
切實言言可見諸行事此豈無所悟者能之乎
第不至如世儒之談玄說空人遂以不悟性少
之而不知悟性處政不在談玄說空也若白沙

陽明主靜致知險夷一致夫豈不足于修者而
顛顛以悟歸之抑又過矣大抵真修必本于能
悟而真悟自不容不修道本一而學者多岐而
二之于是離悟言修者其流弊為鄉愿離修言
悟者其流弊為異端其為學術之患不小余為
此懼故因讀先生書而為之論著若此昔與先
生同時講學者中州有曹月川端江右有吳康
齋與弼關中有段容思堅康齋容思人以地限
于先生猶屬神交若月川則晉洛接壤朝夕印

證其學得之先生爲多而從游之士如洛陽閻侍御禹錫白太僕良輔咸寧張司寇鼎名爲尤著至摛輯先生遺稿使至今文獻足徵者則又司寇之力也師友淵源桴荅篋應猗歟盛矣蓋嘗攷覽古今理學興于宋而禁于宋國率不振識者恨之迨我 國朝 天子經筵講學

皇太子出閣講學諸臣履任首謁先師至學宮進諸生講學載在令甲昭如日星是周家以農事開國我 國朝以理學開國也卜世卜年當必遠過周曆公奉 命代狩加意斯文微獨表章先哲政所以憲章文武使人人知學之當講耳讀先生書者能憬然悟奮然修挺然以講學自任不沮不懼砥柱中流則先生雖往庶幾日莫遇之不然豈惟負先生抑且負令甲負我公惓惓憲章之意

聖學啓關臆說序

萬曆甲寅仲夏二日按臺紫海龍公偕茶臺見

平張公會講關中書院鄉士大夫及孝廉諸生約千有餘人而環橋觀聽者不可勝計濟濟雍雍如也時天久陰雨先日當道方齋戒祈晴而是日忽雲開日霽萬里長空人皆異之豈天亦有意于斯文耶公至偕張公謁先師像畢各以次見就坐二三童子歌詩歌已同志各舉所疑請益于公公爲之開關袪疑反覆忘倦人人聞之如醢雞茨覆飲河克量斷斷欣欣如也于是衆共喟然曰自有書院以來不知有此勝會否

斯道中天其在茲乎日晡猶依戀不忍別去瀕行余偕諸生請曰昔夫子忠信篤敬才數語耳而子張猶書諸紳今日之講可徒空自踴躍耶諸生愧無李端伯筆願公錄示以竊比書紳之義越數日公出此編以示而謂余宜有一言余惟聖賢之學要在透性言學而不言性俗學也言性而不言善異學也凡此皆疑關未破之過也公學以性善爲宗已得欄柄入手諸所剖析至切近至精微至明顯至奧妙本體功夫入門

究竟苞舉靡遺而引證諸儒粹言又折衷數百年未了公案嗚呼千古聖學正脈具是矣寧直破諸生一時之疑已哉余不佞講學書院有年怕切自誤誤人之疑今得此奚啻指南竊自幸而又爲吾道幸余又安能贊一辭第與諸生約曰居諸易失師友難得聖域易入疑關難破今而後所不努力前途用副公辱教悻悻之意者有如此日衆共悚然曰善因書之以矢諸同志

長安縣志序

長安故有志乃宋龍圖學士宋敏求氏所輯輯成周以來歷代建都遺跡非邑志也而創修邑志寔自今李侯始是志也分類大略準大明一統志遵制也中多增入以邑志較郡國志例當詳耳邑爲會省附郭往代無論

明興以來名宦接踵而山川靈秀所鍾如倉頡文武周公以下聖賢又濟濟相望其人物甲于宅邑惟是世遠籍亡未繇考鏡止據通志及聞見既真者書之其名宦見任鄉賢見在者又例

不敢書于心終歎然也孝子節婦止書已旌及
蓋棺論定者餘俱不敢輕載田賦戶口俱依印
冊詳書一字無容增損漏澤園附陵墓後見
國朝恩澤不惟加膺仕抑且及枯骨耳寺觀列
災祥後亦示崇正抑邪意至仙釋中多涉幻妄
故直削之藝文書其有關地方者餘雖工不書
唐劉子玄云古之國史異聞則書今志亦史之
流也故倣之亦略載數則嗚呼志以紀事惟求
實錄第今後世文獻足徵無貽以文勝質之誚

足矣烏庸繪章飾句以誇多鬪靡爲也載筆同
修者王給諫嗣音及監胄何補之秦東周庠士
桑本立韓在等而不肖從吾庶庶無能爲役殊
切自愧所幸當吾世而得邁茲盛舉聿觀厥成
豈非生平一大快也哉雖然余尤有感焉如山
川田賦之類終南在南而誤書于北田賦本少
而誤書爲多人猶得執其誤而更正之倘人物
一有遺漏則後之人將安所考乎如孟獻子有
友五人而竟逸其三董仲舒一代大儒而竟逸

其字真爲千古遺恨又如古今作家譜者即子孫亦多逸其祖先之名雖孝子慈孫將奈之何亦足悲矣余故于人物一志特爲加詳雖不敢泛必不敢略即如此猶恐名世賢達與時俱往未盡摭錄而深山窮谷寧無潛修靜養其人者即里閭亦罕知之况數世之下百里之遠孰從而物色之哉以彼其人雖無心于身後之名而後生小子竟使梓里先哲泯沒不傳尚友私淑之謂何余故每念及此不覺掩卷而長嘆也區區之愚尤願與海內同志共講求焉李侯蒞吾邑百務俱舉上下交孚而尤惓惓於此志可謂知所先務者維時邑博何君載圖郭君惟恩楊君來鳳邑丞郭君知彰主簿張君文衡胡尉其煥皆始終其事例得並書李侯名燁然汶上人唐成進士

越中述傳序

昔王文成公講學東南從游者幾半天下而吾關中則有南元善元貞二先生云故文成公之

言曰關中自橫渠後振發興起將必自元善昆
季始二先生錄公語幾數萬言藏之家塾元貞
先生孫子興太史倣蘇季明校正蒙例離為四
篇曰立志格物從政教人摠題曰越中述傳而
屬余為序余惟文成公之學一致良知盡之矣
今離而為四何也曰此正所以致良知也夫人
而語之曰汝有志汝為聖賢則必喜語之曰汝
無志汝為狂愚則必怒是志本吾人之良知也
而不講立志之學則良知不致矣夫人而有志

聖賢則必格其為聖賢之理而後可為聖賢人
而不為狂愚則必格其不為狂愚之理而後不
為狂愚而聖狂之理夫固昭然於吾心者是物
理本吾人之良知也而不講格物之學則良知
不致矣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赤子入井則
乍見惻隱一夫向隅則滿堂愀然聖賢有此志
狂愚亦有此志聖賢有此理狂愚亦有此理是
一體本吾人之良知也而不講從政教人之學
則良知不致矣是立志格物從政教人正所以

致良知也良知是本體致知是功夫識得本體然後可做工夫做得功夫然後可復本體千流萬派而不離其源千言萬語而不出其宗此文成公之學所以大有功于斯道也乃後之談良知者多放縱决裂為世詬病是空談良知而不實用致之之功故也于文成公何尤焉此錄出而良知末流之病庶幾其可救乎嘗考文成公門人雖盛而世傳其學者東南則稱安成鄒氏西北則稱渭上南氏自二先生傳文成公之學以來代有聞人元善先生三子俱蜚聲庠校而俱早亡有孫曰企仲官太僕卿以直諫顯有曾孫曰居業登制科而未仕元貞先生有子曰軒蓋世所稱陽谷先生者也往元善先生與三子相繼物也太僕為遺腹子伶仃孤苦人爭齟齬而陽谷公力為卵翼卒抵于成又為刻瑞泉遺稿仍句天臺廬山為玄晏嗚呼學之不講久矣孤兒寡婦求不乘機而利其所有已難况施恩于不報子孫於父祖遺文且任其散佚而不知

收况姪之于伯父哉在陽谷公不過自致其良知而在輓近世寔大有裨乎風化矣有孫四而取科第者三太史其季也而其曾孫居益今且督學晉中世德家學方興未艾二先生之詒謀遠矣夫人不講學則不知修德又安所獲福雖學者原不為獲福修德而天道人事亦自不爽孰謂講學負人哉人知南氏之盛而不知其所以盛余故為之論著如此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二先生以之又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其子興之謂也夫

姜鳳阿先生語錄序

蓋不佞從吾讀鳳阿先生語錄得七善焉世之學者多厭常喜異進二氏而退六經而其弊至不可道先生曰六經之言由聖人精蘊而發皆因性命而立言本之則有實得措之則有實由之則可以經當世而適于治此可以藥世俗翻案經術之病其善一世之學者多支離于口耳聞見而不知求之于心去危微精一之旨遠

矣先生曰仁道雖大要之不外于此心教諸生如孟子所言求放心以求仁為近若求其最近易者則正容謹節家庭唯諾之常自是求放心處自是學者求仁處此可以藥世俗口耳支離之病其善二世之學者多侈談文詞功烈而迂視理學先生曰文詞功烈離仁而為之乃是一技一能若從此心流出做出則古人所謂立言立功者在焉蓋從立德中來即三者可並傳不朽也此可以藥世俗務華絕根之病其善三世

之學者多喜放縱而惡檢束故以禮為偽以肆為真其壞風化不小先生曰禮而謂之家禮者言乎其可行于家者也而其本則始諸身家禮而謂之儀節者言乎其儀文與末節而精微之理實在焉以身而教家以心性而求儀節則是書也豈古人之粗迹哉此可以藥世俗蔑棄禮法之病其善四世之學者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多起于避人譏刺先生曰人固有不容于流俗而中變以為求合之地亦或不堪流俗而應之

又不免于過激者皆非所以處身之道也毀譽利害苟不入于吾心則適然之來當一以任其自至然久之卒亦何嘗無公論哉此可以藥世俗逡巡畏縮之病其善五世之學者多謂學行而已講之何爲頃令有志之士不敢承當先生曰孔子嘗以學不講爲憂而併及于德之修義之徙不善之能改人皆言聖人於此有四憂焉予以爲義之徙不善之能改乃所以爲德之修而德之修則聖人所以爲學之講也講學者蓋

講乎其所以修德講乎其所以遷善而改過要之四事爲一事四憂亦一憂爾此可以藥世俗藉口非學之病其善六世之學者多隱善揚惡藉著述以洩私忿殊失古人立言之體先生曰吾邑中有故鄉先生孫曜高文潔行足爲鄉閭式吾郡殷生士望篤行好學之士能倡率講學會尤西川書中無一世俗語羅念菴習靜一室趙大洲聞之欣然有往從意其他稱術袁裕春宋陽山周訥溪海剛峯畢松坡孫季泉孫立亭

趙定宇諸正人君子尤不啻若自其口出而又
非獻諛當途以希名利者此可以藥世俗嫉賢
妬能之病其善七嗚呼先生斯錄其有功于世
道大矣余生也晚不及師事先生而先生仲子
養冲先生往督學余鄉與余善辟之草木吾臭味也
因漫題于簡首

鄭溪書院志序

余嘗覽海內郡邑志即蕞爾巖邑其寺宇多則
數十少亦十數至書院則晨星矣甚且舉古勝
地或改公署或淪寺觀爲之太息不已嗚呼又
何恠異端之盛吾儒之衰也或曰書院不皆真
儒何取虛設爲余曰寺宇豈皆真佛而人不病
虛設何也寺宇不皆真佛而佛教藉以羽翼書
院不皆真儒而儒學藉以倡明而况真儒又往
往輩出乎冀北之馬豈盡追風逐電一日而千
里然求追風逐電一日而千里者必冀北馬也
鄧林之材豈盡干霄拂雲蔽青天而蔭原野然
求干霄拂雲蔽青天而蔭原野者非鄧林無有

也書院亦士之冀北鄧林也奈何敢藐天下士而遂謂無真儒哉吾儒異端之辨不在口舌之爭而在修其本以勝之廣建書院以表章聖學正盛則邪衰現見則雪消將真儒接踵而異端不攻自破矣此修其本以勝之之說也或曰今學宮徧天下不翅足矣又惡庸駢指爲余曰學宮博士有專責弟子有定員豈人人可升堂入室者且朝廷設官分職其權孰得而侵之書院之設見任縉紳固可擁比而林下常布亦可登壇余嚮謂交與一人不可妄講學無人不可容正爲此也學宮作養有限書院教思無窮此正補學宮所不及者安得駢指視之紫海龍公理學真儒也吉州形勝甲於天下匡廬萃峯彭蠡澹迴家絃戶誦比於鄒魯各邑書院林立而永寧獨缺公慨然曰繼往開來豈異人任何可當吾世而使吾寧遜它邑乎歲丙辰按秦歸創建鄭溪書院群邑同志講學其中甚盛舉也南臯鄒公爲之記而復性堂公自爲記今按淮歸纂

志以垂不朽而函書命余爲序余不知學安知性且先儒論學或云主靜云主敬云窮理云致良知似各立門戶不知於復性之旨何居蓋人性皆善而不學則不能明善而復其初以性善爲本體以主靜主敬窮理致知爲功夫則善明而性善之初可復性復則諸說皆筌蹄矣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至於魚兔得而筌蹄忘又何門戶之可言乎公書院以復性名堂正所以融門戶而偕之大道也余讀公記發明此理批卻蕪窾得未曾有又何能贅一詞惟是有感於當世寺宇之多而書院之少致異端盛而吾儒衰又感於吾儒借學宮以操戈而反授異端以常勝之柄也故爲之縷縷如此敢以是復公命併以質之鄒先生

旌烈錄序

余別墅在城南沙井村距沈橋里不三里許始楊烈婦之死也鄉村之人聞其事而怪之其夫

語其妻曰劉氏年正茂卽改適豈之佳耦而胡以死爲也其妻亦語其夫曰劉氏年正茂卽改適豈之佳耦而又胡以死爲也比余倡諸士大夫往吊後諸生上其事於當路當路上其事於朝

天子嘉其節而旌表其門鄉村之人始知其爲烈而誦之其夫悟而悔曰吾向者所告于妻是何言也是誨其妻以貳也其妻亦悟而悔曰吾向者所告于夫是又何言也將使夫視我爲何

如人由是夫死而不欲守者且守矣守節而不欲終者且終矣甚且從容就義亦知以死殉矣數年以來節烈之婦項背相望夫人等耳何昔議其非而今稱其是也何昔以改適爲快而今以殉夫爲快也豈非良心人所同具而不感發之則不興哉慨自學之不講理道不明于是有妻背夫弟背兄臣子背君父朋友背朋友而恬然不知其非者世道人心可勝搯擊今天子一旌表此烈而函谷以西風俗頓爲轉移

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或曰烈婦之死惟知有
死耳安知有身後之名是無所爲而爲真乎其
真者也若今之守節者死節者皆聞烈婦之風
而興起是有所爲而爲非真也而子反稱之何
也余曰不然烈婦之死固無所爲而爲固真也
而彼聞風興起者是因感而觸其良心良心一
觸自有勃然不容已者其不容已之心何心也
是亦無所爲而爲之真心也而安得以偽目之
昔夷惠以清和奮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夷

惠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薄夫啟鄙夫寬
孟子亟稱之未嘗以夷惠爲真而以聞風興起
者爲偽也夫表揚死者正所以興起生者若以
興起者爲偽則死者固無心于身後之名而生
者又不免有好名之議則死者固不必于旌而
生者亦不必于興起矣有是理哉烈婦弟諸生
楊材彙梓公移誌傳祭誄諸文題曰旌烈錄乞
余一言弁首因書此畀之而復爲之說曰表揚
死者固所以興起生者表揚婦人實所以興起

馮少坊集 卷之三 序
男子彼張邦昌劉豫馮道輩非丈夫耶不衣冠
耶不讀書耶千載而下談之猶令人髮上指冠
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視此婦人寧不愧歟
哉嗚呼讀此錄而不勃然興忠臣孝子之思者
非夫也

森玉館集序

森玉館集者朱宗尉伯明詩也伯明自幼卽嗜
書而尤嗜詩矢口成韻卽有風人之致余喜而
從史之俾盡讀古今之書伯明卽鍵戶發憤自

三百篇而下以及我明空同諸子詩無不晝夜
吾伊朗然成誦而伯明之詩遂駸駸入古人堂
室矣爲漢魏則漢魏爲盛唐則盛唐而絕無纖
巧脂粉掇拾餽飭之病亦奇矣哉余與伯明居
同里聞伯明長余一歲自七八歲卽相與相與
卽彼此問奇字久之談文談詩不作一戲謔語
里中人以道學嘲之余兩人不爲變也由今思
昔可發一咲吾關中爲橫渠先生之鄉余于聖
學未窺津涯而伯明每步月過存必劇談丙夜

夫今之詩人理學多枘鑿不相入此正坐不講之過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即善說詩者不過以為點景之妙耳而孰知其言上下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即善說詩者又不過以為言天言文耳而孰知其言天之所以為天言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夫論理而至於上下察至於天之所以為天文之所以為文其精微奧妙亦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而皆于詩中發之詩豈易言哉余以為今之詩人特患不講理學耳使知講學則豈止人品之高即詩亦更長一格更超乘而上之矣彼謂詩不關理以講學為迂者是原不深于詩者也何足置辨伯明嘗言人生天地間惟有這一事讀書印證乎此也詩文發揮乎此也余深服其言余與伯明有卍角之好而又喜伯明之信學也故不辭布鼓雷門而為之序

古文輯選序

余與諸生講學之暇因輯選古文之精者以為

諸生游藝之一助且欲諸生因文見道也因進而語之曰若知古文之辨乎有義理之文有勢利之文有敬謹之文有放肆之文有善人之文有惡人之文如五經四書乃義理敬謹善人之文無容選矣如國策乃勢利之文莊子乃放肆之文鞅斯申韓乃惡人之文不可不辨也文章不關世教雖工無益况大壞世教者哉古人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也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也彼喜讀勢利放肆之文者亦久而不聞其臭者耳豈有心於左袒哉嗚呼直道難容枉道易合與善人居難與不善人居易人情乎今五經四書科名懸于前考較迫于後學者尚不肯讀至于二氏六子諸書既不列于學宮又屢厯乎明禁而人多嗜好之何也此其故不可不思也今之選古文者不過論文章之工拙至于所以為文何如則未之辨也余故表而出之匪直游藝且以為志道之一助云

馮少墟集卷十四 序

馮少墟集卷十四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說

做人說上

一日與館中二三同志閱邸報中有做官做人之說咸避其言而余以為做官做人不是兩事揔之做人盡之矣或曰做官做人豈毫無所分別邪余曰然吾儕立身天地間只有做人一事試觀吾儕今日聚首講學容容與與無半點塵

馮少墟集 卷十四

囂宛然洙泗杏壇景象固是做人明日朝參課業或揖讓于禁近或吟咏于秘閣亦是做人異日散館之後或留而在內或出而在外職業所關鉅細不一無大無小無敢瘝曠亦是做人非曰如此為做人如彼為做官也嘗觀大學一書至平天下章凡理財用人為君為相道理具載無遺而摠謂之大人之學若做官做人分為兩事是格致誠正屬做人平天下治國屬做官也有是理哉是大學一書乃古人做人之法則吾

儕所當時時潛心理會者也且吾儕自七八歲入社學後叫成做童生進學後叫成做秀才科第後叫成做舉人做進士入仕途叫成做官林下叫成做鄉先生自少至老此身入于世套中何時才去做人不知做秀才做箇好秀才做官做箇好官就是做人其道理工夫說在大學可無贅也嗟嗟耳目口鼻人也視聽言動人也此非有餘彼非不足何待于做人必待于做而後可言人也自少至老方汲汲做人之不暇而暇

言他哉余曰只有做人一事者以此

做人說下

館中與二三同志論學彼此拳拳以做人相印證余曰做聖人易做文人難吾儕于難者尚殫精竭力圖之于易于易者反玩日愒月委之于難何也或有疑者欲余竟其說余曰難易之間是在自悟非可以騰諸口說也無已試以舜孔觀之古今論大聖必曰舜孔舜之德業詳載虞書中若不可幾及而夫子乃曰舜好問而好察

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玩其斯二字可見虞書所載多少德業都不是舜之所以為舜處而惟此乃其所以為舜然則好問好察難邪隱惡而揚善難邪孔子天縱聖人不知有何樣高遠之為而其自道第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夫發憤忘食難邪樂以忘憂難邪由此觀之吾儕特不肯去把做詩文之心為做聖賢之心耳若是肯去好問好察肯去隱惡揚善

肯去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則舜孔有何難爲顏
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亦有爲者亦若是陽明
先生曰箇箇人心有仲尼豈欺我哉吾儕只說
堯舜孔孟難爲試觀一日十二時中曾去好問
好察否曾去隱惡揚善否曾去發憤忘食曾得
樂以忘憂否途患不行不患不至不用工夫而
曰堯舜孔孟難爲真難之難也且吾儕自入館
來朝而誦夕而諷行思坐想何嘗一息不在詩
文上用功其詩文何嘗一息不在班馬李杜上
模擬真可謂殫精竭力矣試自反之其詩文視
班馬李杜竟何如邪孰難孰易必有能辨之者
僉以爲然余又曰做人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
耳今言已多矣願相與共勗之

講學說

客有講學者因人言而志阻遂不復講余恠而
問之客曰子猶敢言學乎方言學而人言隨之
何益也余曰子向日之講學也果爲人乎抑爲
己乎如爲人也則人言誠所當恤如爲己也則

方孜孜爲己之不暇而暇計人言乎哉聞謗而
輟則必聞譽而作作輟由于毀譽是好名者之
所爲也講學之謂何且人之議之也議其能言
而行不逮耳能言而行不逮此正學之所禁也
者人安得不議之吾儕而果能躬行也卽人言
庸何傷容又曰學貴躬行固矣講之何爲余曰
講學正所以爲躬行地耳譬之造路然不講路
程而卽啟行未有不南越而北轅者也又譬之
醫家然不講藥性而卽施藥未有不妄投而殺
人者也又譬之兵家然不講兵法而卽應敵未
有不喪師而辱國者也天下之事未有不講而
能行者何獨于吾儒而疑之客憮然曰有是哉
有是哉微子今日之講吾幾以冥行當躬行矣
豈不誤哉講學之益正在于此願與吾子共勗
之

夢說

問聖人立言最平易真切乃夫子有夢見周公
之嘆毋乃玄幻乎余曰不然晝之所爲安得如

夜之所夢更爲真切或曰子之言更玄幻甚矣
余曰不然天地之氣復于子人心之氣息于夜
此處發見呈露纔是本來真心最真最切莫過
于此試觀吾儕發憤爲學一日之間喜怒哀樂
恰似件件中節矣至于夢中或喜或怒反有不
中節處辟如性嗜酒者一向戒之矣至于夢中
或不免于飲或恍然悟其戒而飲之知節何也
此正真情發見也然須得戒之又戒以至于與
戒俱化斯夢中亦不飲矣觀人心之真者莫過
于此中庸論喜怒哀樂而先之戒慎恐懼夫戒
慎不覩恐懼不聞工夫亦可謂至精至密矣然
使胸中猶有戒慎恐懼在則夢中必不免有不
中節處故又曰致中和致之云者戒之又戒以
至于與戒俱化之謂也如此才能發皆中節雖
是已發之和猶然未發之中位天地育萬物即
此便是豈待外求哉且吾儕平日好做詩夜間
必夢題詩甚且有一二佳聯出來真是晝間做
不到可見人之精神原可以通天地原可以貫

古今欲見堯舜便見堯舜欲見周孔便見周孔奚必羨墻哉吾儕今日試驗喜怒哀樂何如夢中喜怒哀樂又何如則此心存亡工夫生熟自是一毫不爽故曰晝之所爲安得如夜之所夢更爲真切也以此昔韓子原道謂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夫周孔相去不啻百有餘歲夫孰傳之而孰受之邪孔子欲行周公之道故屢接于夢寐間後儒日誦法孔子而卒不能使孔子入夢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天道說

董子有言天人相與之際可畏也嘗以秦論始皇自知天下雖爲已有而法令太酷人心含怨終夜皇皇計無所出于是不不得已爲焚書坑儒之舉若曰聖賢載籍能發人聰明英雄豪傑能議人是非從古國家槌亂不能長久皆始于此焚書坑儒自以爲天下無復有書無復有儒黔首可愚而我可無恙矣此與鑄金人十二于咸陽意同然能焚書而不能焚黃石之書能坑儒

馮少墟集 卷十四 說 七
而不能坑子房之儒圯上之遇老人從何處來
十日之索子房從何處去當斯時也秦之鹿已
出柙矣黔首果可愚而一世二世果得宴然無
恙也邪夫以始皇之雄而無如天意何何世人
恃其聰明才辨敢于與造物者爭衡也豈未覩
秦事也乎哉吁亦愚矣

名實說

學者之病莫大乎務名金名曰金金也玉名曰
玉玉也鉛而金之石而玉之名孰與我雖然即
名焉亦名曰鉛而金之耳石而玉之耳其名彌
大其病彌章名而至此名愈乎哉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卽其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君子蓋辨
之矣

勤儉說

越中有二士夫其一人講學其一人不信學二
公家俱裕俱以勤儉二字訓其子其子少年初
亦奢惰後俱折節爲勤儉廩廩遵父命惟謹其
講學公之子汲汲皇皇讀書求友有勤無惰自

奉甚儉即敝衣糲食宴如也而周族黨賑貧乏略不少吝其家日裕而聲望亦日起卒爲名儒其不信學者之子亦汲汲皇皇待籌治生有勤無惰自奉甚儉即敝衣糲食亦宴如也而至親族黨一毫無所施予人多以是怨之由是衆叛親離訟獄煩興家事亦漸銷落而營利愈甚卒爲鄉里所不與夫此二子者其勤同其儉同其廩廩遵父命同而家道之隆替若此其異何哉蓋以學問爲勤儉則雞鳴而起孳孳爲善吉人

爲善惟日不足其勤也爲真勤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其儉也爲真儉故人品家道成則俱成以世俗爲勤儉則其勤也爲奔忙爲營求其儉也爲貪鄙爲嗇吝故人品家道敗則俱敗耳然則家道之敗也其病豈獨在惰與奢哉夫子孫而能勤儉亦足稱矣而止因學之不講遂至以此敗其家而不悞嗚呼昔人有言毋以嗜欲殺身毋以貨財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爲

人父祖者柰何以講學爲非而至以勤儉殺子孫也哉悲夫余聞其事而有感因爲之說以貽同好

孝弟說別孫生繩祖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又止爲士之次何也蓋堯舜之孝弟是造道之極滿孝弟之量者也鄉黨宗族之稱孝弟如王祥王覽輩是天資之美盡孝弟之一節者也盡孝弟之一節即可以爲士可見人皆可以爲堯

舜只是人安于天資之美未加學問之功安于一節之善未滿分量之全所以爲士之次所以堯舜不可爲耳豈堯舜之道有出于孝弟之外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士是原泉混混之水也堯舜之孝弟則放乎四海矣堯舜雖放乎四海其實不過滿其原泉之量又未嘗于原泉混混有所增加故曰孝弟而已矣而已矣者無所增加之謂也華下孫生繩祖幼而失怙垂髫學舉

子業弱冠王母歿生宜承重哀毀逾禮既襄事廬于墓側者三年一時以孝聞戊申春余偕同志講學太華山中而生偕其師劉生若魯友李生華實王生國賓徒步九十餘里從余遊瀕別余勗之曰若不聞田畫之告鄒志完乎願君無以此自滿士之所當爲者未止此也生聞其言再拜而謝明年己酉三月生復徒步二百餘里從余講學太乙峰下余留居月餘見其氣宇端凝意向勤懇視昔益有加焉此其所造將來蓋未可量者余深喜吾道之得人也因其歸書孝弟說以遺之

書孝弟說贈甯孝子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止而已矣者無所增加之謂也往歲華下孫生繩祖爲其祖母廬墓三年余爲此說今歲丙辰三月河津甯生獻誠越數百里從余學余聞獻誠爲其母有疾日侍湯藥衣不解帶者二年母塲哀毀踰禮廬于墓側者又三年一時以孝聞于秦晉間余甚嘉之今

馮文城集 卷四 說
士
獻誠將歸會余病不能為文以闡揚其孝復手
書此說以貽之河東有曹真予張綠汀二先生
者獻誠其以余言請正焉

又書孝弟說贈馬孝子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止而已矣者無所增加之
謂也先是華州孫孝子繩祖為其祖母廬墓三
年余書此說遺之而復勗之曰若不聞田畫之
告鄒志完乎願君無以此自滿士之所當為者
未止此也繩祖再拜而謝嘗慨省會盛地士之

顯親揚名問視定省刲股愈親者濟濟不乏而
廬墓孝子自顏彩後不少概見余方欲藉孫生
以風之而今得揮使馬誠其人不翅空谷足音
蛩然而喜因偕咸陽同年張西華郡丞門人張
爾維孝廉往訪其廬余素未識馬君而識荆自
此始見其哀戚之色溢于眉端談及母氏劬勞
泫然淚下余益重之因聞於學臺尹公公為之
表厥宅里里閭士紳始津津稱馬孝子馬孝子
云今孝子三年之喪畢治任將歸余偕諸士紳

迎於東郊孝子抱主而泣觀者如堵會余病不能為文復書此說遺之余自倡學以來每以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為堯舜二語為同志講數年以來同州有沈時泰渭南有姚應魁臨潼有張應珮華陰有石之岱藍田有王之賈田養心陳化龍徐明教而華州又有張迪光皆相繼廬墓而養心之岱余亦親至其廬乃今又得馬君孰謂人性不皆善而人不皆可為堯舜哉馬君勉矣向告孫生田畫與鄒志完之言無煩余覆說也

顧用晦字說

姑蘇顧生昭離初字離明或以為文之太著也更之曰元晦此其意甚善而余以為先儒之字襲之不可復更之曰用晦生再拜稽首而謝詰朝生介許生大倫句余為說以志紳佩余惟晦之為義子思子言之詳矣尚綱闇然晦之始也內省敬信晦之功也篤恭而天下平晦之成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余又何言生聞之喜

漁父集 卷四 說
甚復再拜稽首謝曰離雖不敏敢不書紳佩先
生之教

箴

座右二箴有序

三載靜攝庶幾寡過日來塵溷頓覺茅塞每
一點檢不自知其汗之浹背也嗚呼靜中靜
易動中靜難余未嘗一日不三復斯言由今
觀之益信因述座右二箴用代嚴師訓戒乙
未穀日識

呼汝從吾慎汝存心一念少差百盃俱侵毋愧
汝影毋愧汝衾勉旃勉旃上帝汝臨

呼汝從吾慎汝制行一步少錯終身大病母任
汝情母任汝性勉旃勉旃庶幾希聖

贊

秦闕王先生像贊有序

藍田王秦闕先生捐館舍二十年矣前歲丁
未督學祁公博採公議祀先生於學宮今歲
己酉邑侯梁公學博錢君揚君復從闔邑士
民之請為先生建專祠以祀之一時人心翕
然稱為盛舉仲冬二日安主於祠從吾偕同
年周淑遠叅知及門人任生國珣梁生爾楨
瞻拜祠下樂觀其盛觀先生之像儼若面先

生而復與之上下其議論也因贊數語用旌
山斗贊曰

清臞之貌篤實之學四呂而後公稱先覺昔聆
公訓今拜公祠闢邪崇正百世可師

解

命解

日者以支干八字槩人生平人皆信之余以為
人生平毀譽得失死生榮辱非支干八字所能
槩也倘有人焉慨然思猛然省即於此毀譽得
失死生榮辱八字勘得破能於此中討得主張
則一切世味自不得以籠絡之便是鵬搏萬里
鳳翔千仞格局便是為聖為賢的命若是昏昏
昧昧營營逐逐於此八字勘不破於此中討不

得主張則自暴自棄枉了一生便是春蠶作繭
秋蛾赴燈格局便是為狂為愚的命嘗觀此八
字誤了古今多少英雄豪傑真是可恨可憐命
乎命乎豈曰者所能測識哉孔子曰不知命無
以為君子而孟子亦曰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於戲深矣

論

論荀卿非十二子

閻試

昔荀卿以儒自命而立言指事壹稟于仲尼可
謂偉矣然仲尼之徒惟思孟獨得其宗而卿之
非十二子也以思孟為聞見雜博猥與墨翟惠
施輩同類而共譏之是何敢于高論異說而不
讓邪胡其諄也卿之言曰它魏不可合文通治
陳史不可合衆明分墨宋不可容辨異縣君臣
慎田不可經國定分惠鄧不可為治綱紀似也

而猶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若有不盡非者何
至以僻違無類幽隱無說閉約無解乃歸之思
孟而以唱和為有罪哉孔氏既沒異端焚如戰
國以來從衡捍闔之習盛而吾道不絕如綫矣
仲尼之道燦然復明于世者唱和之力也而可
曰罪也邪卿固尊信仲尼者正宜以思孟為津
筏而後可以窺洙泗之源委案飾其辭而祇敬
之曰此先君子之言也繇斯以觀卿顧不當祇
敬先君子哉果爾則卿亦世俗之溝猶督儒嚙

嚙莫知其非者矣豈不自言而自諄之邪尊仲
尼而非仲尼之徒亦太惑矣或謂卿妄以道自
任明知思孟之學故為排之以自繼仲尼之統
不知有此一念之勝心而已不可與入道矣何
足為思孟損益哉且卿之尊信仲尼也甚篤而
子弓雖賢與仲尼並稱已失低昂之實又何論
思孟卿受學于子弓意推尊子弓以彰已學所
從來故不得不與仲尼並稱是卿之尊信仲尼
亦桓文之尊周室不過陽浮慕之已耳不然子

弓固不在仲尼下而思孟豈遂在子弓下哉是仲尼而非思孟余誠不知其何說矣大抵卿懲叔季不學之弊而歸咎于性惡見霸功之筭計見效也而曰法後王故聞思孟之稱性善而談法古不翅如朽鑿然此其詆思孟之根不可抹藥者也獨不思相近之訓安所稱惡而堯舜湯文豈不惓惓于垂訓無乃仲尼非乎它魏慎墨之流仲尼之徒羞稱之至如史鮪之直固其所深嘉樂與者亦不可槩例子諸子老莊輩詆聖

侮法不遺餘力乃置之不論甚矣卿之好奇也然則卿之非十二子也其誠敢爲高論異說而不顧者哉或又謂後世儒者借喙思孟行實詩之才無可用世而竊儒名以蓋其愆卿誠有激乎其言之者不知果有激而言也非其竊儒名者可矣併真儒而非之可乎哉昔人稱卿才高而不見道諒矣嗚呼卿一非思孟而李斯遂焚書坑儒以促秦二世之亡非學而遂以亡人之國也學可非乎哉禍秦者斯而禍斯者卿也此

古今治亂得失之林也

聖之時論 館課

夫時之義大矣哉惟純天之聖人而後可以當之然所謂時者何消息盈虛莫窺機緘通復禪代莫測端倪乃造化自然之妙而不容一毫人力參焉者也使人力可以一毫參則是道爲有方之物而聖人可以爲時矣聖人豈能爲時哉不惟聖人卽造化亦不得而強之如春之不得不夏夏之不得不秋而秋之不得不冬也時則

使然造化烏得而強之造化不能強乎時而人恒恃其聰明智慮以安排揀擇于其間曰如此則清如此則和如此則任始強此以律彼繼強彼以合此是執夏之筭而曰曷不爲裘之溫也執冬之裘而曰曷不爲筭之便也豈不盭于時哉節槩雖高勛業雖偉殆與純天之聖人異矣夫惟純天之聖人爲能含心于寂合氣于漠聰明在聲臭之先而智慮在覩聞之外夫是以自作主宰造化爲後時清而清不爲絕俗時和而

和不爲徇人時任而任不爲干時靜也如陰之
翕而靜與天俱動也如陽之闢而動與天游易
不云乎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嗚呼深哉是
道也乃吾夫子之道而非夷惠伊尹之道也伯
夷道在于清則與和二柳下惠道在于和則與
清二伊尹道在于任則與清與和又二夫二則
偶偶則可以容吾之聰明智慮以安排揀擇之
故取其清者去其和取其和者去其任即其所
造可以廉頑而立懦可以寬鄙而敦薄可以致

君而澤民而終不足以語造化自然之妙何也
蓋于時也乃吾夫子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
已矣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
而已矣故其自言曰吾道一以貫之一則無偶
無偶則無所安排無所揀擇時乎夏則簞而非
有心于簞也時乎冬則裘而非有心于裘也聖
人以為時固如是吾亦如是以應之耳矣造化
不能強乎時而吾欲以聰明智慮強之能乎哉
此孔子所以為聖人之時也時乎時乎豈易言

我後人不明于時之說而專以隨時變易解之
至爲與時浮湛者藉口嗚呼獨不思夏之必暑
而冬之必寒乎故曰信如四時又語其一定而
不移也伊川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夫隨時變
易而不從道則小人而無忌憚反不若夷之清
惠之和尹之任矣是故君子毋輕言時

程